

琴今色·花音

和声的逆向思考

喜了 著

黑暗的背后，有阳光的味道，
希望每个纯真的灵魂都能在风雨过后选择坚强。

原名 《活色生香》
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



作者简介

喜了，原名祝笋。

我是个思想跳跃、很容易想入非非的女孩儿，也许还有些多愁善感和神经质。

我从小就喜欢写文章，喜欢透过自己的笔把自己脑海里乱七八糟的情绪宣泄出来，让身边一些细枝末节的平常小事演化成一个个故事片段，把自己最真实的想法构筑在另一个生活空间。

希望我的故事能带给你们愉悦，这样，我那双想象的翅膀将会画出更加美丽的弧线！

已出版作品有《爱劫难逃》《我的同桌是靓仔》等。

珽今色·花音

和美的现代青春

喜了著

原名

《活色生香》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

冯予诺说,爱一个人就是让那人的名字在临终之际成为你双唇间最后的音乐。

冯予诺说,他最后的音乐一定是——和三。

我说,和三又何尝不是他呢。

也许,这就是两个人一生最极致的奢华。

Chapter 1 / 1
Chapter 2 / 6
Chapter 3 / 15
Chapter 4 / 22
Chapter 5 / 33
Chapter 6 / 44
Chapter 7 / 53

Chapter 8 / 63

Chapter 9 / 70

Chapter 10 / 78

Chapter 11 / 84

Chapter 12 / 92

Chapter 13 / 98

Chapter 14 / 108

Chapter 15 / 117

Chapter 16 / 124

Chapter 17 / 132

Chapter 18 / 139



目 录

Contents





Chapter 19 / 148

Chapter 20 / 156

Chapter 21 / 163

Chapter 22 / 172

Chapter 23 / 178

Chapter 24 / 185

Chapter 25 / 193

Chapter 26 / 201

Chapter 27 / 208

Chapter 28 / 216

Chapter 29 / 222

Chapter 30 / 229

Chapter 31 / 236

Chapter 32 / 243

Chapter 33 / 252

Ending / 262

Special 1 余悱 / 264

Special 2 南子 / 267

Chapter 1

我知道她不相信，不是价钱，她连我会去“卖肉”都不相信。我没作声。昨晚，我确实做了第一笔生意。

窗外响起几声鸟鸣，我住的那地方不会有这样清爽的声音——

啊，猛地睁开眼！

My God! 我的第一笔生意！

不对，昨天那男的身上有味儿，我讨厌香水。那这个是——

一扭头，对上的同样是双睁大的眼睛，黑溜溜，嗯，漂亮。

“你……我……”难得碰着米旆这样的神情，通常他都是高高在上的。

我皱起眉头，忽然掀开被单的一角，又看了看满室的狼藉，他的长裤、衬衫、内裤，我的裙子、内衣……啧啧，艳情无比。

“呵呵，你上了你兄弟的老婆！”突然，我坏心地睨了眼旁边的米旆。

他像才回过神，猛地跳起来，站在床上居高临下地指着我就吼：“滚！滚！你个妖精，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儿！你怎么爬到我床上来的？！”

嗯，能见到米旆像个受刺激的孩子似的，真的很难得，真的！

我撇撇嘴，双手枕在脑后，躺回到床上，睨着他暴露在外的身体，说：“你还是把衣服穿上，或者还是坐进来，现在天凉，容易感冒。”

他不动，死死地瞪着我。

“这样吧，咱把账结了，三万六，一次付清。”我也坐起身，想了想，南子他妈手术费四万，我手头上有四千。

他依然难以置信地瞪着我，我无辜地看着他：“这是生意。你又不是付不起，你们家那么有钱。”

“你！你……你真是个婊子！”他咬牙切齿，全身上下，打心眼里都在唾弃我，厌恶我。我看得出。可是，没法儿，这事儿是龌龊。

我开始穿衣服。他气呼呼地走下床，捡起他的裤子，拽出钱包，翻了翻，最后，撒气地拿出一张卡。

“我没现金了。”卡重重向我脸上砸来。我想，要真是钞票，可能满屋漫天飞了——电视剧里的老俗套。

“对不起。”卡砸过来，我又还给了他，“我都是现金交易，卡又要密码又要签名，麻烦。”

“你！”

“这样吧，我明天去你们学校拿。”这点我还是相信的，他绝不会赖账。

身后没有了声响。因为我赤裸着身体下了床找自己的衣服。米旆同志也许在看我的身体，也许在看他在我身上制造出来的痕迹，傻了吧。

没想长时间刺激他。我赶紧穿好了衣服，三下五下扎起了一个马尾辫，“明天我去你们学校拿啊。”我边说边向门口走去，最后砰地关上了门。

米旆同志一直阴暗不明地望着我消失。

外面的朝阳刺眼得厉害。我眼睛有点毛病，经不起突然这么亮，又眯上了。我找着个阴面掏出手机。

“南子吗，手术费有着落了……啧啧，你别问怎么来的，你赶紧去办手续，我明天就把钱送去。好好好，别谢了，我耳根子软着呢，这么多谢谢够受用了。”

合上手机，我笑了笑，一看手机上的时间，又慌了神，搞什么鬼，今天第一堂是管乐系统，庞鹿那老东西最喜欢点名了，跑吧，可怜我这刚受过折腾的老胳膊腿。

还好，进去的时候，看见了毛毛。

“三子！这边！”

我走过去，她就开始揶揄：“啧啧，瞧你那黑眼圈，昨晚纵欲过度啊？”

“嗯。”我坐下来，捞起她跟前的汤粉就往嘴里塞，塞得满满的，又烫，还要说话，“赚了这个数。”手里两只手还要做，一个三，一个六。

“呵呵，三十六，太廉价了吧。”

“唔唔。”

“三百六？”

“唔唔。”

“三千六？”

“唔唔。”我“唔唔”地越来越大声。

“三万六？切，你吹吧，就你这皮包骨的身材，小媳妇的脸蛋儿……”

毛毛捏住了我的鼻子，呵呵地笑。我知道她不相信，不是价钱，她连我会去“卖肉”都不相信。我没作声。昨晚，我确实做了第一笔生意。

“和三！”

“到！”手里还拿着筷子，举起了手。

“呵呵，看你怎么办，庞豆豆横你了。”是没办法，老东西的眼睛珠子都快横掉出来了。

结果，这一堂课我被他点起来三次回答问题。三次均答错。

“我觉得你现在上课越来越不用心，和三啊，大三了呀，多关键，你想不想去乌克兰，我们班就你最有资质，争取一下，冲一下嘛！”

庞豆豆一边冲着他的咖啡，一边叹息。庞鹿，其实这老头挺好的，他眼睛小，所以我们都叫他庞豆豆。

“别学其他那些女孩子，整天乌托邦似的，现在音乐学院出去不好找工作。你琴拉得好，还是继续深造最有出息，想想乌克兰，柴可夫斯基国立音



乐学院……”

我只能傻笑。我也想去啊，老人家。可钱呢？多现实的问题。

我一声不吭，只老老实实点头。被罚抄管乐文论三十遍，算是老人家放过了我。大三了啊，还罚抄？我信庞豆豆的邪，也信我的邪。

“我是一只小色狼……”

才从办公室里出来，手机就响了起来。

“三子，快过来，就等你了，让他们好好见识见识咱们的‘双棍合璧’。”是减元。

“你下午没课？”胳膊夹着手机，我一手翻着书包里的管乐文论书，其余的全放在地上，准备让毛毛全帮我拿回宿舍。

“没课。你快过来啊，不跟你多说了，快来！”电话挂了。我又着腰到处望毛毛，她说在门口等我的。

“是和三学姐吧，毛毛姐说她拉肚子，让我来帮你拿书。”一个清秀的小丫头跑过来，这毛毛就会使唤人。

“那谢谢你了，你回去跟毛毛说，我今晚吃海鲜就不给她带了啊。”小丫头呵呵直笑。我也笑着跟她摆摆手，走了。

“朵梨”，高级俱乐部。没减元，我一辈子也进不到这里来。

“三子，三子！”我才到大门口，减元飞也似的跑出来就圈住了我直往里拽。

“没我的宝贝，咱怎么赢得了？”嘴里还哼哼。我和减元在桌球上合璧确实天下无敌，咱有默契呗。

“三子，减元没了你，连球杆都不会握了。”

“是啊，减元非要抱抱他的亲亲老婆，才有神力。”

一进去，倚在球桌旁的男孩们都开始起哄。我笑着环住旁边的减元，给了他一个深深的唇吻，“减元，咱们天下无敌！”

旁边有男孩儿吹起了口哨。

“嗯，香吻无边……”减元痞痞地又咬了下我的唇。

再拿起球杆，咱俩就像个战士，要多认真有多认真。

“三子，我们家月底有个庆生宴，你有没有兴趣过来？”

“当然，多少？”

“不会亏你呀。”

球精准进洞。我得意地笑起来，当然，心里也欢喜又找着活儿了。现在，像我们这样音乐学院还没毕业的，在外找演奏的机会赚取外快多不容易。这也是我喜欢和这些富家公子混在一块儿的原因，拉活儿方便。

“唉，米旆怎么还没来？昨天就跟他说好了，他生日那么大的排场我们就不去凑热闹了，今天咱给他单过，不知又被哪个妞儿缠着来不了了？”

“有时候，我觉得女孩儿的脸皮也够厚的，米旆那嘴毒到那样了，还前赴后继呢。”

“他从小就招桃花儿。”

“米旆也太挑，暖乐萌追他那么长时间，那可是超级美女哩。”

“美有什么用，她有我们家三子这么会打球？”一盘下地，减元坐在球桌上又环住了我的脖子。

“是呀，三子是全才，啧啧，有你不会的吗？”

“有，站着撒尿！”我坏笑着抬头顶了顶减元的额头。男孩们全哈哈大笑起来。

整个“朵梨”，就我们这桌最闹。

直到一起吃饭的时候，米旆都没来。我还是带了海鲜回来给毛毛。

“三子，你总和减元他们混一块儿，干脆，在里面吊一个得了，后半辈子都吃香喝辣了。”毛毛坐在上铺，一边摇着白花花的大腿，一边剔牙。我呢，努力匍匐在台灯下抄我那三十遍。

“咳，别想，他们那各个后面跟十多个女孩儿，玩精了的，我玩不过他们。”

“那减元呢？”

“那更油，别想。”

“啧啧，那就眼光放低点儿，找个他们叔叔级的，三四十岁，事业有成。”

“拜托，那圈子里这样的还不都是骨灰级的玩字号，你才上去就尸骨无存。”

“对门儿耗子就吊了个，法拉利 Enzo，‘吱喻’，那个速度！”毛毛吹了个漂亮的口哨。

“人耗子多漂亮，看着，下次就是布加迪 EB16.4 威龙。”我笑着丢下笔也做了个开车的样子。我们院儿傍款儿的多了，咱们对名车那个熟啊，简直是如数家珍。



Chapter 2

他突然一下子将我抵在镜子前，撞上我的唇，口齿相依间，尽是缠绵。



一早晨，跟毛毛套好了词儿，逃一上午课，收账去了。

米旆他们学校可能要搞什么活动，到处都是人，挺热闹。我手插在荷包里，蛮好奇地一路走过去。

“学姐，支持奥运，请踊跃参加我们的长跑活动！”一个男孩儿跑过来递给我一个纸做的火炬。

我接着了，笑着问他：“你怎么知道我是学姐？”

“哦，哦，学妹学妹。”男孩儿转弯特快。

我又笑：“我是学姐。”男孩儿脸都红了。我摸着鼻子提着纸火炬走了。数学与统计学院。嗯，就这，米旆是读数学与应用数学的。

教学楼里蛮庄严的，这时学生在上课。我一个教室一个教室地瞄。

嘿，找着了。米旆安安静静坐那儿记着笔记。

我想了想，走到后门，写了张纸条儿：和三条来收账了。然后，我躬着身子谢谢后排的同学帮忙传到前面。

我看见纸条传到米旆那儿，他惊诧地回头！呵呵，可爱。

我跟他做了个鬼脸，然后，就盘腿坐在了后排地上，手撑着脑袋。管他明不明白的，总得等到下课吧。

“丁零”的铃声在我脑袋上响了起来，吓了我一跳。我拍拍屁股站起来，看见学生都在往外走，只有米旆还坐着，有人喊他，他也没理。

等人走得差不多了，我才走过去。他好像低着头趴在桌子上。怎么了？我能把他吓成这样？

走近了，他确实捂着脸趴在桌子上。

“米旆！”我轻轻喊了声，他没动。

“米旆！”我的手抚上他的额头，他一下子抬起头打开我的手。一只手还捂着他的鼻子，手上有鲜血流下来。

拜托！怎么回事儿？

我才不管他那么多，上去就要去扯他另一只手，“米旆，别想不开嘛！”

“谁想不开了，你胡说什么？”他眼睛瞪着我，一只手还要推开我，另一只手依然紧捂着他的鼻子。

“乖乖，你流鼻血了。”我还是拉开了他的手。他头仰着，还瞪着我，“要你管，你别碰我。”

“呵呵，你是看见我就流鼻血了？”我随手就用袖子给他擦着，一手按着他的额头，让他别乱动，“没想到你这么纯情，是不是还想着我的——”我故



意不出声地光做口型说，“裸体！”

他一下子推开我！

“这是你的钱！拿去，拿去！”鼻子还流着血，一叠钱他还想往我脸上砸。

我退后一步接住了。甩了甩钱，还跟他飞了个吻，“谢了啊，亲亲米旆！”然后，转身就走了。

还是厚道点儿吧，看把人家米旆气得还在流血，快点儿走吧。

我很自觉地立马消失在他眼前。

赶到医院的时候，南子正好在外面吸烟。

“三子，这怎么好意思，这钱……”

“说那么多干吗，咱们邻居这么久了，陶阿姨是看着我长大的，这些钱是我孝顺她的。”

“三子……”

我可不想看着南子搞得老泪纵横。摆摆手，说：“快进去吧，我还有课。”就走了。

从医院出来，心里像放下块大石头。

这么赚钱确实不地道。可现实险恶啊。陶阿姨那手术不能再拖了。

还有什么不能拖的？肚子！对了，早上还没吃早点，饿着呢。我决定去吃顿好的，庆祝解决了心事儿。

钱都花光了，没事儿，再赚呗。咱心态一向良好。

小德川，咱海吃了一顿，包子，饺子，还打包了许多带回去给毛毛。

一进寝室，毛毛才从对门晃进来。

“这回耗子吊得大，喏。”她比划着自己的肚子。我一下子愣住，也摸上自己的肚子，里面现在填得满满的。可我担心的不是那一肚子包子饺子。

孩子？

天哪！

我上去抱住毛毛大大亲了口，“谢谢你，宝贝。”说完，我冲了出去，没管身后毛毛莫名其妙地大叫。

是啊，是啊，怎么能这么大意，要是有了孩子，不是要我去死？现在人流贵啊！

“三子！”

宿舍门口，我被人叫住。那车，我都要吹口哨，Pagani Zonda 跑车。

车门前，站着帅气的减元。



养眼啊！

“昨天本来给米旆庆生的，他没来，今天咱给他准备了个特别的。”减元神秘又不无得意地说。

我咬着唇拍了下他车前的娃娃，说：“嗯，减元，我……”我在想扯什么理由下车。早上才在米旆那里拿了钱，现在又见面，不好吧。

“哦，对了，佟岩说他们家月底那庆生宴，你还可以带个钢琴手过去。那是给他姥姥过生日，他姥姥是80年代回国的老海归，喜欢听钢琴，不过特挑。”

“没问题，毛毛的琴弹得特棒。”

“三子，我们暑假去西藏，一块儿去吧！”

“我哪有那闲钱。”我抓了抓脑袋。

“你不用出钱，我……”

“减元，我跟你说过……”

又聊岔了。最终，我还是被他拖到了“朵梨”。

他们包了间房，里面音乐震天吼。米旆在里面坐着，看见我只当没看见。

“三子，减元那车怎么样？你可是坐里面的第一个女孩儿。”

“哦，是吗？”我故意嘴巴咬住拳头作惊讶状。

减元搂着我的腰坐在沙发上，“只要三子一句话，里面从此不坐女孩儿都可以！”

“可以坐女人。”我望着他笑着说。

减元凑过来咬了下我的鼻子。男孩儿们都笑了起来。

“哎，米旆，你昨天上哪儿去了，给你打手机也不接。”

“梦见头猪，心情不好。”米旆点了支烟，挺不爽地说。

啧，这少爷脾气。

“哎，今天哥们儿让你心情好，是吧？”谢迪环住他的肩膀，朝减元暧昧一笑，只见他“啪啪”拍了两下手后，门口服务生推进来一个大箱子。

我猜里面是个美女，却没猜着是个这么美的美女，还穿着这么热辣的小衣服。

米旆叼着烟懒懒靠在沙发上，似笑非笑，看着大美女在他面前妖娆地舞动。

“喏，她和你一个系统的。”减元轻轻撞了下我的胳膊。

“什么一个系统？”

“艺术派呗，她舞蹈学院的。”



“呵呵，你们还特意去请个专业的啊。”

“还用请？只说为了米旆，可以来一个排！这是她们院儿里现在最漂亮的，还可以吧？”

我扬了扬眉。搞得像联谊。

一支舞完后，又叽叽喳喳进来几个活泼漂亮的女孩子，都是舞蹈学院的，还扯了个别致的小横幅：米旆，生日快乐。

很花心思啊。

“米旆，人家晓晓为今天这支舞可下了不少工夫，你总该有点表示吧。”男孩儿们开始起哄。看来，他们和这群女孩儿之前都挺熟。

跳舞的女孩儿大大方方地坐在米旆身边，笑着望他。

“就一个吻吧，反正你们又不是没吻过。”

这米旆也是坏，一直似笑非笑地望着人家女孩儿，再大方的人也会被这样看得不好意思的。

“吻到什么程度呢？不如，先让减元和三子做个示范！”男孩儿们闹哄哄地又开始胡闹。

减元也大方，我也无所谓，他吻住了我的唇，深情款款。

减元真的很会接吻，他的唇也甜。

“呜，呜——”都是男孩儿们兴奋的口哨声。

减元松开我的唇，迷迷糊糊的：“三子，我一辈子都吻不够你。”

“去你的。”我呵呵笑着用额头顶开了他。旁边的男孩儿们都哈哈笑得住不了口。

“好了，兄弟们，我还真有事儿，你们玩儿。”我起身打着招呼。

减元拉着我的手，“还没吃饭呢，我们都点好了……”

我摸了摸他的头，“算了，真有事儿。”

出来时，我才发现唇都是红的。减元那小子吻得真深情。我笑着摇摇头，小跑出去，赶快买药。

等电梯时，突然发现，米旆也走了过来。

也没什么好说的，我看他一眼，他看我一眼，都移开了视线。

直到电梯下来，我上去了，他竟然也跟着进来了。我想可能他也有事。

只是，出了电梯，出了“朵梨”，走到大街上了，他还在我后面，这就奇怪了。

我走走，又故意停停。

他也停下来，还若无其事地看别处。

我又走，他也走。

终于——



“你跟着我干吗？”

“谁跟着你了？我也去那边。”他倒是挺有理的。我咬着唇，算计地望着他，好啊，我看你是不是还跟。

毫无预兆，我转头就跑，看见家药店就钻了进去。

我气喘吁吁的，他有没有跟着跑进来？

“这不是跟？”我无可奈何地望着他。

“你来药店干吗？真有病？”他才不管那许多，理直气壮地问。

“我来买避孕药。”没必要遮掩，我搜索着柜台。一个女孩儿去问店员总不好意思，还是自己找吧。

他不作声，就跟在我后面。

终于找着了，刚要付钱，他递过去一百块钱。

“我自己来。”我扒过他的手。

“我来，也是我……”他脸红了。

“你已经付过钱了。”我还是扒开他的手，把钱递过去，这时才发现营业员的脸色。

这都是什么事儿，买的本来就是不好意思的东西，还你来付钱，我来付钱，你已经付过钱……

我尽量装作若无其事地接过药，揣着找回来的钱，走出了药铺。一出门，我就跑。忒丢脸了吧！

他却一把跑过来抓住了我，“和三！”他双手捏着我的胳膊，紧紧地，眼睛盯着我，像要把我吃了。

“干吗？”我不明所以。

“既然你也买了药，我们……我们再做一次吧。”看得出，他说这话也挺难。可，这真把我吓着了，这，这太不像米施了！！

“我还给你钱，三万六！”

“你疯了？”我傻傻地看着他。

“没疯，我只是想搞清楚为什么看见你我就要流鼻血！”他咬牙切齿地说。

我疯了。

他特喜欢吻我的唇。天哪，我都快没法呼吸了。

“哎哟，你咬我干吗？”终于分开了，他瞪着我。

“你要谋杀我也不用这样，你也会死！”我气喘吁吁地回瞪着他。

他望了我一会儿，又俯下唇。

在贴上之前，我赶忙说：“我要呼吸！”

